



## 兴济减河的故事

■耿玉升

明朝,为减轻大运河洪水压力,在兴济挖了一条泄洪河。《重修天津府志》中称其为“兴济减河”,也叫“北减河”,《兴济县志》中称“减水闸河”。由于明孝宗的皇后张娘娘籍贯是沧州兴济,所以兴济减河也称“娘娘河”。

## 兴济减河开挖

据清光绪年间《重修天津府志》记载,“兴济减河俗名北减河,在县南兴济镇北三里大扫湾东岸,东北流至歧口,会捷地减河入海。长九十六里”。因为在运河分水口有一座石闸,所以在《兴济县志》的记载里,又叫“减水闸河”。

据《明史》卷二十八《五行志一》记载,“弘治二年(1489年)五月,河决开封黄沙冈抵红船湾,凡六处,入沁河。所经州县多灾,省城尤甚。七月,顺、永、河、保四府州县大水。八月,卢沟河堤坏。”其中的顺、永、

河、保四府指的是顺天府、永平府、河间府、保定府(当时兴济县隶属于河间府)。

当年九月,弘治皇帝委任白昂为户部左侍郎,修治河道。弘治三年(1490年),白昂调集上万役夫,上筑长堤,下修减水闸。南自山东的东平,北至沧州兴济,开凿了十二道小河,兴济减河就是这十二道河中的其中之一。

相传,兴济减河当时从兴济东北流经北蔡家庄、乾符城南,转向东北流经桃园,又东折南转二十里,与捷地减河汇

合,流向大海。

嘉靖十四年(1535年),南运河再次决口,当时任右副都御史的天和奉命总管河事,他命河间府知府杨旦、兴济知县王朝相督工,重修兴济减河闸坝,并且疏凿河道,兴济减河的工程,历时整整一年。

由于兴济减河只在运河水势吃紧时才泄洪排水,而平时河道干涸,所以到明朝末年,河道又严重淤塞。清雍正四年(1726年)又重挖兴济减河河道,以分泄运河洪水。

## 兴济减河的变迁

据史料记载,兴济减河当时河面宽九丈,底宽五丈,深六尺至八尺不等。清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,为减少天津水患,乾隆下旨将兴济闸改为滚水坝,并将坝顶高程降低一尺。但是,坝顶降低后,运河水位变低,漕运受到影响,清嘉庆十二年(1807年),又将坝顶增高二尺。

清嘉庆年间,兴济减河自兴济流经西马官屯,往东流至上下五旗新庄(即现今的上伍村、下伍村)、周龙庄、打虎庄、大杜家庄、丰台堡等多个村庄后汇合捷地减河入海,起到了不小的分洪作用。朝廷对减河也进行过多次修治。

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十六年二月,沿运河巡幸山东。在天津视察时,直隶总督杨廷璋上奏要在天津城西芥园附近

开设一座减水坝,以便泄运河暴涨的水势。

乾隆帝认为这里离天津太近,容易对天津形成威胁,应该到上游另选分水泄洪的地方。

乾隆的御舟行到兴济时,发现兴济减河上的减水闸,底部太高,再加上金刚墙的阻挡,影响泄洪,不如干脆把闸口拆掉,改成减水石坝,把坝顶降低几尺,使泄洪更畅通。这样,加上捷地减河,天津芥园也就不再建减水坝。

于是,乾隆下诏调工部侍郎裘曰修会同杨廷璋及直隶巡抚周元理进行勘察,以定修建方案。乾隆并写了一首五言诗《阅兴济减水闸议改为坝》:“青县兴济闸,缘减运河水。中流行御舳,高出见闸底。去岁夏霖盛,率已泄由此……”

到了咸丰元年(1851年),兴起了太平天国运动,太平军占据了南京、扬州,切断了大运河的航运。后来,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,夺大清河由山东利津入渤海,并在东平县腰斩会通河,原河道堤毁坝崩。

由于黄河改道,河运废弛,漕粮改为海运,大运河逐渐全线断航,作为运河支流的兴济减河也失去了它的作用。由于年深日久,淤积屯没,于清末逐渐淤废,渐渐再没有河道。后来只青县金牛镇丰台堡村南,还能看到高三米左右、长一二百米的一段娘娘河残堤,堤坝上也已经种了庄稼。

1963年大水后,兴修海河水利工程,兴济减河为子牙新河取代,彻底湮没了踪影。

## 张鹤龄兄弟与兴济减河

民间另一传说是张娘娘的两个弟弟张鹤龄、张延龄为运私盐而挖了兴济减河。按照大明律令,私挖运盐河当满门抄斩,户灭九族。但是,碍于皇后娘娘的面子,皇帝进行了袒护,即下旨在一夜一夜后,以兴济为中心方圆百里之内捉拿张家兄弟二人。

消息被提前秘密送到兴济,张家族

人连夜逃到了南皮县,距兴济百里之外,超出了擒拿人的范围,最终逃过一劫。

然而,这毕竟是民间传说,史料上对这种说法根本没有记载。从明史和方志上看,兴济减河与张娘娘家族没有直接联系。

明朝张娘娘确实很受孝宗皇帝朱佑樞的恩宠,明孝宗也是历史上唯一一

夫一妻的皇帝,对张娘娘的家族赏封也非常厚重,在兴济建了娘娘宫、娘娘庙、娘娘坟。张娘娘的弟弟张鹤龄承继父位寿宁侯,二弟张延龄封“建昌伯”加“太保”。

然而,张鹤龄、张延龄兄弟却依仗皇亲国戚的势力,飞扬跋扈,横行乡里,掠夺民田,草菅人命,却是事实。

## 沧州老俗话

## 二巴(把)档子

二巴档子,沧州话里代指水平一般、处于中间层次的一类人或者事物。比如,“咱们这就没一个叫得响的高校,充其量二巴档子水平”!再比如,“大的疼,小的娇,二巴档子不打腰”!

(知微庐主)

## 你说我说

李忠智:二巴档子应该就是二流的,上不了头一档,只能算第二档。不过还不是最差的。句中“巴”字属衬字,无实义,更不应该是“八”。

半雅半俗:二巴档子我理解就是“一瓶子不满,半瓶子晃荡”。

王维方:灵不灵,傻不傻,二把档子最难缠。二巴档子,一个上下够不着的层次。可说人,可说事儿。“唉,这个店不死不活的,二巴档子买卖儿”。食之无肉、弃之可惜的感觉。

王维方:今天的酒,喝得上不下不下的,二巴档子的感觉真不好!

这批货不好不坏,二巴档子。

孙克升:今儿集上来了一车西瓜,好的让人挑走了,小的便宜处理了,光剩下点子二把档子了。

雪渔:档子,原为簿册或存放卷宗的隔断框架,引申为一类的,或可归为一种的。二把,出自二把刀之简称,源于巧匠中砌墙之技次于把珠子者,后借指技术不过关,或形质差,马马虎虎。二词合一连成“二把档子”,代指水平凑合的,抑或次等一类的。

刘之龙:讨生头,讨生脚,千万别讨生二把档子不打腰!

王维方:大的疼,老的爱,二巴档子拿脚踹。

## 征稿

每一座城市都是有记忆的,我们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,寻找和沧州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。

本版设有沧州地理、狮城旧事、沧州风物、老街旧巷、老物件、传说故事等栏目,欢迎广大读者来稿,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。

投稿邮箱:czwbrw@sina.com



粮票、布票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,国家供城乡人口购买食品和布匹(制品)的两种最重要的票证。

## 老票证

■王贵新

从1955年第一张粮票发行开始,中国老百姓进入了漫长的“票证时代”。计划经济凭票购物,无粮票没饭吃,无布票没衣裳。票证是居家过日子的命根子,“出门没票,寸步难行”。

吃的有粮票、油票、肉票、蛋票、糖票、豆制品票、蔬菜票、水果票;穿的有布票、棉花票、汗衫票、背心票、布鞋票,用的大件有自行车票、缝纫机票、手表票、衣柜家具票等,可谓五花八门,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据资料显示,1961年市场凭票供应的商品达156种之多。

以上票证只是城里人的待遇,毕竟多少有“票”可用。至于农村社员,购物只有凭户口本本发放的一个小小“购货证”,定点在村上小卖部购买。记得那时凭“证”供应的日用品有:煤油、火柴、起子(小苏打)、碱面、肥皂、红白糖、黑白线等,管理员认证不认人,买后在证上打勾注销。

各种粮票、布票面额大小不一,图案各异。粮票分全国通用和地方(省内流通)两种,最小面额为壹钱(0.01斤),最大为1400斤(上海市)。布票有1寸至10尺不等,老家的发放标准为每人每年一丈七尺三寸。一件

衣服往往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老大穿了老二穿,最后补丁摞补丁。后来引进日本化肥,有人不知是为节省布票还是追求时髦,竟然用包装袋做成衣服,惹得人们调侃“肥料袋做衣裤,省钱又省布,前面是‘日本’,后面是尿素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,布票随之取消;1993年,粮票正式谢幕。中国的票证见证了那个年代中国农业、商业、工业不平凡的发展历程,贯穿了一代人的生活,深深烙进了人们的记忆之中。

